

紅杏出牆記

上



民國通俗小說研究資料

觀望 主編

刘云若 著

责任编辑 葛佳映 李佩芝
封面题字 令狐彪
封面设计 曹 刚

红杏出墙记

刘云若 著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44.25印张 12插页 1000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0

ISBN 7—80549—057—0/I·44

全三册定价：11.00元

例 言

魏 绍 昌

(一) 这套资料所收的通俗小说，都是民国年间所写的以传统的章回体为主的长篇小说。它虽然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小说处于同一时代同一环境，但从内容到形式，以至发表和出版的阵地，却完全不同。它是独树一帜，自成系统的。

(二) 民国通俗小说素来以长篇为主体，短篇只是点缀，并不起作用。这与新文学小说由短篇创业，长篇迟至二十年代后期方才出现，也大不相同。因而这套资料专收长篇小说，更能体现它的重要性和代表性。

(三) 通俗小说在民国三十多年中，作者成群，作品如林，它的前期在新闻、出版、广播以及戏剧、电影等各方面均占优势。佼佼者如三十年代的《啼笑因缘》，四十年代的《秋海棠》，至今仍有影响。其实当时尚有不少长篇小说，如什么《潮》呀，什么《梦》呀等等，也曾风行一时，可惜长期以来被文学史家所轻视或忽视，没有对它去作进一步去芜存菁和整体考察的评价。

(四) 这套资料不收武侠、神怪、侦探、宫闱秘史之类，专收描写现实生活的社会或言情小说，而且是选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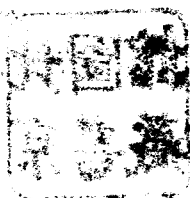


B

497661

有代表性和产生过社会影响的作品。由于这些作者的出身教养和社交活动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圈子，所以他们描写的现实生活，反映的内容题材与表现方式便另有一功，这一特点也显示出它与新文学有井水与河水之别，值得加以注意。

(五) 这套资料，每种附简单介绍，并加注新式标点。小说内容不作改动，原有的序跋，一仍其旧，以便窥见当初的风貌。希望读者多提宝贵的批评意见，促使我们不断地改进工作。



出版者小议

“五四”以后，中国的小说可分为两支：一支是代表中国文学发展主流的新文学小说；另一支是虽没有新文学小说那种“为人生”或呐喊，或彷徨，或追求，或颓唐的觉醒，也未被更多文学史家和选评家给予关注，但它却从另一层次的作者们的世界观及其描写的人物身上，反映了当时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一些畸形的社会现象，恶心是恶心，可具有社会的认识价值。由于这支小说主要描写了十里洋场——上海和另一城市“天津卫”形形色色的生活图景，把那个溃烂的脓疱挤破，所以颇为适应当时一般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曾拥有过广泛的读者群。人们称它为社会通俗小说。这支小说不仅出版过印数庞大的单行本，而且还分回刊登在诸多报纸的副刊上，以此招徕读者。有的还曾搬上银幕，轰动一时。

这支小说，一般具有两个特点：（一）由于作者就是小说所展现的那个天地范围内的“臣民”，他即是我，我即是他，对所描写的对象十分熟悉，故而出现在他们笔下的人物相当栩栩如生，不给人以“隔”的感觉；（二）小说的结构方法，又大多采用了章回小说的注重情节安排，并且接受了新

文学小说的环境描绘和人物内心刻划的影响，新旧交融，也就较为适应一般读者的欣赏习惯。

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是有其客观因素的；文学不仅仅是文学，读小说也不完全是为了娱乐开心。对一般读者来说，这套资料的出版，如果有助于对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了解，增加一些历史文化知识，不能说没有裨益。虽然它的出版，主要是供文学史和小说研究者使用的。

本书作者简介

《红杏出墙记》二十四回，计一百万言，是刘云若写的章回小说中篇幅最长的一部。作者是天津人，特别对天津旧社会的中下层人士极其熟悉，所以他写的小说，都以当初有“小上海”之称的天津为背景，笔下的故事富具北方洋场的风味特色。而且刘云若的作品都是在天津的报刊连载之后再由当地的书局出版的。因而刘便有“天津张恨水”之称。

刘云若写小说文笔流利，在细节描写上肯下功夫，只是布局结构不大注意，比较随意，其实这也是一般通俗小说的通病。他写了五十多部长篇章回小说，较著名的尚有《小扬州志》、《春风回梦记》、《粉墨筌琶》等几部。《红杏出墙记》在四十年代初期被上海国泰影片公司搬上银幕，由当时号称“冬瓜美人”的周曼华和“风流小生”白云（言慧珠前夫）主演，一度引起过轰动。

目 次

上 册

- 第 一 回 游戏泄春光揖让情场敦友谊.....(1)
 风尘得佳遇缠绵病榻想夫怜
- 第 二 回 东道情深西席哀春生魔窟.....(31)
 隔花人远天涯近梦冷欢场
- 第 三 回 情网自收丝飞絮落花成解脱.....(68)
 孽缘生变局移宫换羽起波澜
- 第 四 回 踪迹感飘蓬旧雀归巢新鸪在室.....(125)
 风光连断梦落花无主弱柳牵情
- 第 五 回 花底乱莺声弄机谋名姬玩浪子.....(187)
 墙头成脱兔遭陷阱遁客遇逃人
- 第 六 回 迹转参辰变生骨肉同命鸟飞出樊笼
 装乔男女萍合程途可怜虫相逢旅店
(245)
- 第 七 回 负气寻仇多事人巧翻傀儡局.....(312)
 让贤避位薄命女独入奈何天
- 第 八 回 离合认萍踪为布疑云欲圆缺月.....(383)
 飞来留鸿爪方欣归燕又怅歌骊

中 册

- 第 九 回 人海寄蜉蝣银幕生涯遣怀传影事...(431)
 戏场添脚色明星欲望导演种情根

- 第十回 珍重良宵醉花阴销魂明月夜……(484)
浮沉情海探芳信谢罪美人居
- 第十一回 鸳鸯牒泪眼同看蝉曳残声蝶醒绮梦
鸾凤巢伤心互换云移旧影风扫前尘
……(542)
- 第十二回 虚凰联假凤两心相印忽喜忽嗔…(596)
山梅聘海棠一纸偷传疑真疑幻
- 第十三回 凄绝隔年人意外相逢故欢悲故剑
清寥明月夜灯前取影笑靥换愁颜
……(652)
- 第十四回 历乱转回肠让情郎乔演失足恨…(704)
雨云翻复手圆破镜难为障面羞
- 第十五回 帐底梦疑仙海誓山盟魂销此夜…(761)
车中人倚玉前尘影事神往伊人
- 第十六回 分飞劳燕各西东诉衷怀悲欢未了
切齿冤仇惊邂逅怜忏悔恩怨成空
……(807)

下 册

- 第十七回 狭路冤家相逢欲说无情语……(865)
花阴暗室一样幽欢有笑声
- 第十八回 连番逢薄幸泼辣妇报应临头……(938)
一味作风狂市井儿机锋得趣
- 第十九回 骨肉情亲救流离新居暂寓……(1024)
莺花春老寻住着鸳鸯乱飞
- 第二十回 奇又奇燕尔新婚偏成怨偶……(1115)
惨中惨如花淑女竟叹离魂
- 第二十一回 美人心肯死察旧事故侣生情……(1158)
疑狱镜终明抉新罅冤禽易地

- 第二十二回 云破月来好楼台梦痕重觅…… (1208)
水流花落新墓碣生面别开
- 第二十三回 如此人间世鬼作揶揄仙成贪滥… (1235)
可怜劫后身水思静止风弄波澜
- 第二十四回 问天何苦来乱推排悠悠收业债… (1287)
乘化同归尽长太息草草结全书

第一回 游戏泄春光揖让情场敦友谊 风尘得佳遇缠绵病榻想夫怜

话说这一天夜里，从山海关到天津的李督办专车，驶过了军粮城，天已是夜里两点了。最后面一辆车队长办公室里，有两个少年正对坐谈着。那车队长弹去了雪茄上的烟灰，笑着向那穿铁路稽查制服的少年叫道：“小林！”那少年不答言，只推开窗子向外去望。那车队长又叫道：“白萍，这我又把你送到家了。”林白萍回头道：“我不劳驾你。铁路上的人，坐铁路上的车，还用得着你送？”那车队长用雪茄指着他道：“坏了良心的东西，我就该在山海关不教你上车。如今把你带了来，快到地方，嘴又硬了。”林白萍推上了窗子，回身坐下道：“你别着急，明天回去我捎好东西给你吃。”那车队长笑道：“这你还伶俐。不过我不明白，你的太太是不是身上抹着蜜，引得你迟不了十天半月，就要往家里颠。”林白萍笑道：“大家都是过来人，你又何必单要笑我。”车队长道：“这也难怪你，你结婚不到一年，正在热乎乎的时候。像我已娶了七八年，把爱情就看得淡了，妻子也变成家常便饭，觉得没有什么好吃。”林白萍道：“你们一定当初感情就不好，不然绝不会变成冷淡。”那车队长笑道：“这我不抬杠。你现在正掉在火炉里面，等过几

年，就知道我的话不错了。所以西洋人常有因为夫妇结婚日久，提不起高兴，想到当日做情人时偷偷摸摸的甜蜜光阴，便要由回味而实行。令丈夫假扮情人，半夜三更跳墙入室，妻子装作少女，在室内殷勤接待，以求得那自己赚自己的快乐。这种事说来可笑，想着倒很有深长的意思。”林白萍听了才要说话，只听得机车上汽笛长叫了一声，那车队长道：“车进了洋旗了。”便匆匆出去。须臾车已进站停住，林白萍便自己下了车，在人众纷纷中出了站门，雇辆人力车，直奔法租界长干里家里。

他坐在车上，自己揣想，这次到了家里，芷华定已睡了。我最喜欢看她睡眼矍矍向着人笑。今天第一眼看见准是这种情致，只这一眼，已不负我戴月披星的回来这一趟。又想到方才车队长高鬼子的话，觉得到底不算有稽之谈，天下事那能一概而论。像我和芷华的爱情，莫说十年八载，就是千年百年，也决不会冷淡。不过，他说的外国人那种把戏，倒真好玩得很。想当初和芷华没结婚的时候，那种偷偷摸摸的情形，真是有味。有一次和她去看电影，在黑暗中偷接了一吻，不想被旁座一个坏蛋看见，咳嗽了一声，只羞得我俩从黑影中跑了出来。路上芷华再也不理我。我脸上虽然害羞，心里却有说不出的趣味。但是一经结婚，变成了光明正大的夫妇，再享不到这般情趣了。想到这里，忽然一阵心血来潮，心想，我今天回去，何不仿照西洋人的办法，偷偷的跑上楼到她屋里，也不闹醒她，只坐在床边，饱看她个海棠春睡。等她自己醒来，瞧见我正坐在旁边，说不定有什么爱煞人的神情教我领略。那时她向床上一躲，我就……想到这里，一阵喜心翻倒，直仿佛有什么奇遇当前，便催着车夫快

走。须臾已到了长干里口，林白萍便叫停住，付了钱，自己走进巷里。

只见四邻寂寂，都熄了灯。只有巷外的路灯，光儿淡淡的照满了巷口的几家楼，自己门首却是黑魆魆的。上前推推门，却关得很紧。心想，若喊老妈子开门，定要把芷华惊醒，这把戏就唱不成了。便自己退回几步，向上相度地势。见芷华临街住的那间楼的后窗，正下临着邻家的门墙，只是那墙很高，不能上去。想了想，便从巷底搬了个盛垃圾的空箱子来垫脚。这时正是五月天气，衣服穿得单薄利落，不费甚么事，便已爬上了墙头。伸手已摸得后窗的窗沿，心里暗暗祷告，后窗里面没有加栓，否则我就徒劳，白爬墙头了。遂用手指把窗户轻轻一推，竟已开了一道缝，心里暗喜。使用手扳住窗下的枕木，身体向上一提，便已爬上窗沿，反过身来坐在窗沿上，喘息了一会。回手把窗子慢慢推得大敞四开，向里一看，黑黑的瞧不见什么，只闻一阵暗香扑鼻，心里动了几动。便又翻过身来，膝盖跪在窗沿上，头儿钻到屋里，自己知道窗内便是一张写字台，伸手摸了摸，并没有什么碰得响的物件，便慢慢爬进去。坐在台上，用脚找着了地，立在地下，直了直腰。定神向床上看时，只见白成一块，并无一些黑处，知道帐子放得严密。暗叹芷华原是胆小怯空房的人，我真算抛得她苦了。便又走近帐前，鼻里的香气闻得更浓，觉得有茉莉和芝兰香水两种气味。细听床里，还听得轻轻的喘息，白萍心里一阵发迷，几乎忘了原定的计划。便轻轻揭开帐子，探进半身，用手摸了摸，正触着她夹被里的香肩。便在黑暗里对准了方位，向着她的颊上轻轻吻了一下。嘴儿接到唇上时，只觉得有毛茸茸的东西触到嘴

上，还疑惑是吻错了地方。再伸手去摸时，这毛茸茸的东西可不是生在人的横嘴上，分明是个带胡子的嘴，不禁呀了一声。便伸手去摸床栏上挂的电门，一下摸个正着，倏时床里灯光大亮。定睛再看，那十字布绣花的长枕上，平放着两张人面。第一眼先看见里边躺着自己的爱妻芷华，睡得正香，粉面上还露着甜微微的笑容，樱唇涂得猩红，显见临睡时曾经加意装饰过，只是双颊上有些处褪了粉，却微染了淡红颜色，分明是吻过的余痕。一只玉臂从枕边平伸向外，压在那在外面睡的人颈下。白萍顺着她的臂儿瞧回来，只见外面睡的人不是旁人，正是自己同学七年共事四载总角之交又是金兰兄弟的至友边仲膺。他正与芷华合盖着一幅梅红色绸被，脸上贾波林式的小胡子旁边，也是沾染得脂痕片片。芷华侧卧，他是仰躺，身体恰拥在芷华怀里。白萍见电灯初亮时，他俩似乎被光线戟刺了睡神经，都微微转侧了一下，便又照样睡着。白萍一阵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和气恼，咬了咬牙，怒目握拳，便向边仲膺的脸上打去。手方伸出，眼光顺着拳头又瞧见芷华的笑容娇面，心内一阵凄酸。暗想我打甚么，如今那是打的时节，便缩回拳头，看看芷华，眼泪忍不住的挂下来，倒背双手，向床内呆看。只见帐顶上挂着两个茉莉花球，便顺手摘下一个，无意中见是花朵排成的爱字，心里好生悲惨。暗自回想在去年和芷华结婚的第二日，她也曾用茉莉插成英文的LOVE字样，挂在我的胸前，一同出去逛俄国公园，路上把我得意得腰都挺得特别直了。谁想这不睁眼的天，今日又教我瞧见这种光景。想了一会，便把手里的花球长吻了一下，又用花球沾了自己脸上的眼泪，轻轻把花球放在枕上两个脸儿的中间，自己向后退了半步，又倒背着手向床上端详一

会，脸上反露出一丝笑容。忽然眉头一皱，心中已拿定了主意，想要开口唤醒了他们，但是把嘴虚张了几张，始终没有发出声音的勇气，便又停住，仍旧低头呆想，似乎身心都麻木了。过了好一会，只听芷华娇哼了一声，白萍才吓得定了精神，怕他醒了，反倒像自己心亏似的，几乎拔脚要跑。但芷华只哼了一声，左臂一举，似乎伸了个懒腰，接着身躯向外一转，被子一凸，一条腿已搭在仲膺身上，上面左臂也横放在仲膺胸腹之间。这时白萍觉得脑中轰然一声，突然神经昏乱，若不是手扶着床柱，便要颓然晕倒。又过了须臾，神经才回复清楚。觉得这种景况，实在不忍再看，但又忍不住仔细看了一眼，才轻轻伸手就床头把电门捻闭，立刻眼前一片漆黑，茫无所见，心亦倏然清凉。便放好帐子，轻轻退回几步，摸着个小沙发，轻轻用屁股摸索着坐下，才深深的喘了口长气。自己暗叹，我向来以为世界无论到什么样子，这一个爱妻一个良友总是我的，可怜到了如今，才知道这爱妻良友统没我的份，世界只剩我一个孤鬼了。罢了，我只得抛了这个环境，去另辟一个世界。又想到我便是去丢开重做，又那里去寻这样的爱妻良友，后半世的生活统变成伤心岁月，活着又有甚么趣味，倒不如死了罢！也教这两个对不住我的人晓得了我。想罢把牙一咬，慢慢站起身来，想要寻找自杀的器具。又想我死在这里作什么，不如随意给他们留下个字柬儿，表明我对他们的心意，再到外边去寻漂亮的死法。想到这里，便轻轻挪到方才自己进来的窗户前面，在写字台上摸着了纸和铅笔，慢慢把半身探出窗外，把纸铺在窗沿上，就着街灯反映的微光，写道：“仲膺吾友芷华吾妻同鉴：余非故意窥人秘事，而竟越窗入室，无意得汝二人

相爱之情，此中盖有天意。天意盖欲余死耳！今余已趋死路，留此世界供汝等为欢。区区薄产亦以相贶。津中不可久居，宜归仲膺故乡，即行婚礼。余阴灵不泯，愿为主婚及证婚之人。”白萍写完，看着这张纸儿，含着泪笑了笑，随即退回身来，用手摸着了一块铜镇纸，把字条儿压在写字台上，便向着床帐挪走了几步。只闻得从帐中一阵阵发出热香，从鼻管透入进到脑中，觉得神经大动。知道在这屋中一刻也不能再呆了，便又退回去，爬上写字台，想从原路跑出去。但是才爬出窗户，鼻里闻到一股夜气土香，心里又转觉凄然。暗想这次和我的家，我的人，我的友朋都永别了。再回头一看，觉得这屋里漆黑得无可留恋。又幻想方才回家时经过大桥，那河里的水，这时似乎跑到眼前向自己冷晶晶的发亮，立刻心里便决定死法莫妙于跳河，想跳河莫妙于快走，这样迟疑不决，亏得我还是个男子。想着便慢慢手按窗沿，挪出去一条腿，那一条腿才伸出一半又停住了，忍不住再回头看。忽然念到这屋里现在虽然有很大的伤心在着，以前可真有许多的幸福发生。又联想起这几年芷华待自己的柔情蜜意，仲膺对自己的古道热肠，真算达于极点。他俩都不是没有良心的人，如今办出这种勾当，说不定还有什么难言之隐。如果我让了他们，就算报答他们的好处也罢。这样沉吟一会，斗的灵机一动，又自己埋怨道：我这样办法太残忍了，只顾我一死。他俩都是有心的，说不定也会跟着自杀。不然，芷华也要因受良心谴责，恨了仲膺；仲膺也要因为后悔瞧不起芷华。他俩这一生还有欢笑的日子过么，那岂不白死了我，又害了他俩。这办法终归不妥。想到这里立刻心乱如麻，只可回到屋里再想主意，便缩身爬下写字台，仍

在沙发上坐下，低头想了一会。

忽然听得床上芷华咳嗽，不大的功夫，仲膺又鼻子里哼着作声，接着又是芷华笑。仲膺嘴里含含糊糊的道：“你又淘气，干么捏我的鼻子！”芷华格格笑道：“瞧你这睡不醒。我醒了，看你还睡得着？”仲膺道：“我醒，我醒，你先别收拾我。”芷华笑了一声，立刻床里灯光大亮。又听得芷华笑道：“你睡觉全不老实，手脚乱动，把我闹醒了。你想睡，可得成。”仲膺用鼻子里出气的声音说话道：“你看你的胳膊全匝在我身上，还说我睡觉不老实，你还讲理！”这时帐上映出芷华坐起来的影子，她口里说道：“我就喜欢不讲理，你不乐意就走。”仲膺笑声道：“走就走。”接着就听床栏一阵响，见一人一阵摇动，仿佛仲膺是下床来。白萍倒吓得心里一阵摇跳，但立刻见芷华的影子伸手向下把他按住，又听得芷华呢声道：“不。”便见从下面举起一只手搂住芷华的脖颈，芷华也趁势低下头去，接着便听得极热烈而拖长的接吻声音。声音拖长了好久才寂静下去。再沉了一会，见仲膺和芷华都坐起来，下半身贴连，上半身却分开，直仿佛一个树根上分支出两条树干，又仿佛一株朝天长的人字柳，被风摆得动摇不定。须臾又见芷华倒入仲膺怀里，就半晌没有声息。帘帐沉沉，小楼寂寂，灯光滟滟，人影双双，真是好一派的仙乡诗境。但是白萍坐在那里却没法领略得来，只觉得伤心欲绝。暗恨爹娘生自己时，多造出两只眼睛两只耳朵，却又没法不听不看，而且身体有说不出的麻木，想走也不能了。这时忽听仲膺小声道：“小妹妹方才还好好的，为什么又不痛快？”芷华叹道：“我想起白萍，心里就难过，咱俩谁对得起他？”仲膺半晌不语。良久才道：“现在还谈